

# 齊白石傳

(六)

易 恕 孜

## 題畫寄樊樊山

十五年前喜遠遊，關中款段過蘆溝，京華文酒相徵逐，布衣尊貴參諸侯。陶然亭上餞春早，晚鐘初動夕陽收。揮毫無計留春住，落霞橫抹胭脂愁。琉璃廠裏投吾好，鐵道飛輪喜重到，舊時相識寂無聞，只有樊嘉酒相勞。酒酣袖手起徘徊，聽雨關門半截牌。塵世最難逢此老，讀吾詩句笑顏開。

笑翻陳案聊復爾，鼓手歌喉入舊史，佳話千秋真戲場，伶人身重並天子，不獨今無聽戲人，瑤卿淪落叫天死。近來爭戰逼人寰，刀槍不毀舊河山，滿地黃沙城郭在，四圍紅藥風雨還。頤和園裏昔人去，凌煙閣上功臣閒。芙蓉集裳真堪著，秋菊落英殊可餐。我聞寒蛩愁唧唧，復觸此言長太息，我本天涯坎壈身，離亂重逢合沾臆。燕城舊約一相違，銷盡輪蹄汗總揮，春草傷情南浦別，好山看厭桂林歸，庾嶺有梅車屢倦，虎邱無月馬非肥。細雨橫風賓客老，輕裘緩帶故人非，

白石老人住在茹家坤的借山館，隣近湘衡要衝的「護湘關」，這裏自古以來，是兵家南征北戰必爭之地。民國六年以還，湖南迭有兵亂，初時是吳佩孚、張敬堯、張宗昌的北洋軍隊，與湘軍為敵；繼則是唐生智和趙夷午內鬪，互相混戰；然後是革命軍北伐。每次兵災過後，土匪乘時竄起，趁火打劫，鄉里稍為寬裕的人家，沒有一天不提心吊膽，惟恐巨禍即至，無不設法遠避他鄉，因此白石老人才有北京之行。白石老人是於民國六年的夏天北上，冬初仍回家鄉，家人也都往外避兵亂未歸，祇見家徒四壁，滿目蕭條，他於遊西安時無意間在漳河岸邊得到的一塊漢碑，也被搶去了。殊不知兵匪之中，竟也有識得這稀見珍品，銅雀台遺物的。

白石老人於民國八年再避兵亂之北京定居，數年之間，曾經三度南北往還，為的是省視他在家鄉的高年雙親。但在民國十五年春初的那一回，他祇到了長沙，便又折回北平去了，祇因他家鄉一帶，正有戰事。他家距長沙僅百里，他最為痛心的，就是他的父母都於這一年先後去世，就

因為兵亂，路阻不通，未能相見最後一面。當他父親病危的時候，於七月七日接到他長子良元告急的信，他又急着要回家看看，適以湖南湖北兩省，正是國民革命軍和北洋軍閥激戰的地方，無論如何是通不過的，他也曾想繞道廣東，再進湖南。探聽得廣東方面，大舉北伐，沿途兵車擁擠，亦難通行。使得他心裏頭同油煎似的，乾巴巴的着急。直到民國十七年北伐底定，白石老人的長子良元到北平去探視他，他始獲知家鄉兵災匪禍的淒慘情形。

旋日本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在瀋陽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事，傳言華北處在國防最前線，平津一帶，岌岌可危，一般關心白石老人的人，都勸他避地南行。但白石老人是為着躲避家鄉的兵災匪亂，才逃到北平來的，如果北平也鬧兵亂，又叫他南逃，真正是大好河山，萬方一概，究竟那裏是樂土呢？所以他有「不獨家山有此愁」的詩句。他還說：

「日本軍閥，偷襲瀋陽，亡國之禍，迫在眉睫。張學良主義無抵抗。」

可憐身世寒蛩似，號向人前聽者稀。何若老樊閉門居，春風不得入羅幃。欲查日記翻詩卷，因避時賢隱畫妃。五車書存課孫讀，二頃田無應鶴餓。我欲借公門下住，秋雨打門紅葉風。

白石老人係於光緒廿八年，在西安得夏午詒的介紹，識得樊樊山，而漸成莫逆。樊樊山於次年與白石老人相約在北京再會，這年白石老人是隨着夏午詒及其家人先到北京的，樊樊山後至，至則白石老人已離北京歸湘潭。迄民國六年，白石老人因避鄉亂再到北京，適逢張勳復辟，段祺瑞於馬廠出師致討，他舊日在北京的朋友，都因走避戰亂散亡，獨樊樊山閉門聽雨。至是冬，白石復回湘潭，樊樊山曾為其刪定詩草，並作序言譽之。次歲白石老人在家畫「閉門聽雨圖」以為贈，畫成時心有所感，題此短歌。

### 題陳師曾畫

槐堂風雨憶相逢，豈料憐公又哭公！此後苦心誰識得，黃泥嶺上數株松。  
君我兩個人，結交重相長。胸中俱能事，不以皮毛貴。牛鬼與蛇神，常從腕底會。  
君無我不進，我無君則退。我言君自知，九原毋相昧。

### 見陳師曾畫題句哭之

哭君歸去太匆忙，朋輩寥寥心益傷！安得故人今日在，尊前拔劍殺齊璜。

### 松厂席上見壁間陳師曾遺畫

安陽石室人何在，題句姚華去不還。我輩莫愁須飲酒，死生常事且開顏。

陳師曾是白石老人的誼友，也是白石老人作品的宣傳者，民國六年以還，湘中兵連禍結，鄉居不寧，白石老人倉皇避地，仍遊北京，居法源寺，不求人知。陳師曾直諫其畫風，勸作改變，並攜畫東遊，得日人出數百金購之。並將其作品及藝術生活，攝為影片，獻映於東京藝術院，名動海外。白石老人亦曾有詩記其事說：

曾點臙脂作杏花，百金尺紙衆爭誇。平生羞煞傳名姓，海國都知老畫家。

陳師曾於民國十二年的夏天，奔母喪到南京後，得了痢疾死去，白石老人感他知遇之恩，於多次題詩中流露傷痛之情。

### 贈梅蘭芳

飛塵十丈暗燕京，綴玉軒中氣獨清。難得善才看作畫，殷勤磨就墨三升。  
西風颼颼長荒烟，正是京華秋暮天。今日相逢聞此曲，他時君是李龜年。

### 題畫

曾見先朝享太平，布衣蔬食動公卿；而今淪落長安市，幸有梅郎識姓名。  
京華無怪衆相輕，口不能誇兒可憎，不忘梅郎欣理紙，再為磨就墨三升。  
白石老人與梅蘭芳相識，是齊如山先生介紹

的，那是民國九年的九月間，齊如山約同白石老人造訪梅蘭芳於北京前門外北藍草園的「綴玉軒」。白石老人初次見到梅蘭芳，便有「性情溫和，禮貌周到，恂恂儒雅」的良好印象。白石老人到過梅家以後，便畫有碗口一般大的牽牛花，時人譏其過份誇張，但不知梅蘭芳的綴玉軒中，種有百來種樣式的牽牛花，有的開着碗口一般大的花朵，白石老人也會說是見所未見。

梅蘭芳見着白石老人後，便拜他為師，當天曾請他畫草蟲給他看，並親為磨墨理紙，還唱了一段「貴妃醉酒」，白石老人曾說「歌聲淒清，非常動聽」。這一天還有汪霽士、李釋堪都一同在座，汪曾教梅蘭芳畫梅花，李曾教梅蘭芳做詩詞，兩人也都是白石老人的朋友。

白石老人又說時有某巨公稱觴演劇，他亦被邀前往應酬，滿座都是冠裳顯貴，他們看見他衣服穿得平常，又無熟人與其周旋，誰也不加理睬，使他窘了半天，曾悔不該貿然而來，討此沒趣。想不到梅蘭芳到了，高呼齊先生，很恭敬的與他寒暄了一陣，使得客座大為驚訝。事後白石老人為此畫了一幅「雪中送炭圖」送給梅蘭芳。他還說過「勢利場中的炎涼世態，是既可笑又可恨的」。

### 昔感

蓮花峯下寫魚蟲，小技當年氣亦雄。昔者齊名思雪個，今時中國祇萍翁。妄思已付東流水，晚歲徒誇萬里筑。何物慰余終寂寞，法源寺裏夜深鐘。

### 望雲

拖筑北上復何求，我亦中年萬事休。老  
鬼畫符時不合，故山埋骨死猶憂。省親安得  
雲爲馬，飲水何妨頸似牛。年少清平歡笑事  
，等閒贏得淚盈眸。

### 閉門

燕京七月覺秋寒，閉戶慵聞世事難，炊  
粥但求終日飽，畫符聊博老年歡。憤煨獸炭  
鉗融火，恣寫烏絲字出欄。萬事不如離別少  
，黃花尊酒草堂寬。

### 畫梅

草間偷活到京華，不爲饑驅亦別家。擬  
畫借山老梅樹，呼兒同看故園花。

### 題畫一燈一硯

無計安排返故鄉，移乾就濕負高堂。強  
爲北地風流客，寒夜孤燈硯一方。

### 題畫老年

老年紅燕地涼，離家無愛不神傷！短  
牆蛩語忽秋色，古寺鐘聲又夕陽。却憶青蓮  
山下雨，怕言南嶽廟邊霜。何時插翼隨飛雁  
，草木無疑返故鄉。

### 爲人題霜燈畫荻圖

我亦兒時憐愛來，題詩述德愧無才。雪  
風辜負先人意，柴火爐鉗夜畫灰。

白石老人旅居北平，先後達四十年之久，但  
他時常想念家鄉的情景，追憶兒時的往事，以及  
思念他的父親和母親。但他對北平也有一個最好  
的印象，就是「氣候宜人」，他曾有「故鄉無此  
好天恩」的詩句。

### 題友人冷廳畫卷

許君斯册感當年，撞破金甌國可憐！燈  
下再三揮淚看，中華無此整山川。

### 題李苦禪畫鷓鴣

大好江山破碎時，鷓鴣一飽別無知，漁  
人不識興亡事，醉把扁舟繫柳枝

### 題畫菊

曾傍東籬著老苗，主人何幸隱名高，菊  
花節比先生硬，開盡秋風未折腰。

### 題畫鼠偷燈油

昨夜床前點燈早，待我解衣來睡倒。寒  
門只打一錢油，那能供得鼠子飽。值有貓兒  
悄悄來，已經油盡燈枯了。

### 題畫蟹

多足棄潮何處投，草泥鄉裏合鈎留，秋  
風行出殘蒲界，自信無腸一輩羞。

### 漁家圖

處處草泥鄉，行到何方好，去歲見君多  
，今歲見君少。

江上青山樹萬株，江流分發老漁居，年  
來水淺鷓鴣衆，盤裏無魚七載餘。

### 題畫春藤

西風昨歲到園亭，落葉階前一尺深，且  
喜上天能反覆，又吹春色上枯藤。

### 留飲侯旦齋諸君

柴門常閉院生苔，多謝諸君慰此懷。高  
士慮危長抱佛，將軍識字未爲非。受降旗上  
日無色，賀勞樽前鼓似雷。莫道長年亦多難  
，太平看到眼中來。

白石老人一直是天天提心吊膽，在憂悶中過着苦  
難的日子。他滿懷積忿，無可發洩，祇有在文字  
中，略吐不平之氣，常以題畫鷓鴣、老鼠、螃蟹  
，諷刺他們。他於題李苦禪畫鷓鴣的詩後還有短  
文說：

「此食魚鳥也，不食五穀鷓鴣之類。有  
時河涸江乾，或有餓死者，漁人以肉飼其餓  
者，餓者不食。故舊有諺云：『鷓鴣不食鷓  
鴣肉。』」

他這是說的漢奸們同鷓鴣一樣「一飽別無知  
」，但「鷓鴣不食鷓鴣肉」，並不自我同類，漢  
奸們對之還有愧色呢！

白石老人是這樣的將心緒意境寄托詩畫，一  
般關心他的人，都勸他明哲保身，不必這樣的露  
骨諷刺。但白石老人說他殘年遭亂，死何足惜，  
拚着一條老命，還有什麼可怕的呢？且有「壽高

不死羞為賊」的詩句。

白石老人在北平淪陷的時期，曾一概謝絕不畫，雖閉門不出，却能知道日本軍閥的泥腳愈陷愈深，他於民國三十三年所題的畫簪詩，便已預見敵人已到了日暮途窮的境界了。

民國三十四年，抗戰結束，國土重光，作者曾與侯且齋（吉暉）、董秋崖（桂舫）諸君，趨謁白石老人於其寄萍堂，並承留飲。侯為當日進駐北平之國軍第九十二軍政治部主任，董為祕書，皆長沙人。

白石老人於「長年多難」之餘見着國軍戰士，又是鄉親，倍有親切之感。更從他「太平看到眼中來」的詩句，具見其對國家的前途，流露十分的樂觀和堅定的信心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 「袁世凱傳」

## ——一代梟雄——

章君毅 著

分裝一、二兩冊  
合售新台幣叁拾陸元

中國近代史權威蔣廷黻博士曾經說過：「我對於袁世凱在朝鮮的政策這一個問題，很感興趣，好多年以前，我到倫敦看外交部的檔案，當時它祇公開到一八八四年（距袁世凱從朝鮮回國還有十年之久），所以袁世凱在朝鮮的最後幾年，英國的文件我沒看到，我倒願意看看究竟當時是什麼樣子？」

袁世凱以一名五品同知的捐納官，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不然為之一振。他在朝鮮十二年間，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史實，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作家章君毅先生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「一代梟雄」共計二十餘萬言。一、二兩冊三百餘頁，附以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定價新台幣共叁拾陸元。請寄郵票或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中外雜誌社收。

中外文庫及叢書  
臺灣全省及金門馬祖經銷處  
黎明書報社
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九十五號

中外叢書台北市分銷處

光大雜誌圖書服務中心
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十號